

科普文学

在我国古代,气象学还不是一门成熟、独立的学科,但观测天气气候的变化,却是我国自古就有的科学活动之一。殷商时代的甲骨文里,就有文字记载气象方面的观测资料,殷墟甲骨文卜辞中也有天气预测和实况的记载。

古代最原始的测风器主要用于测量风向。

用布帛之类的物品挂在竿上,后来改用鸡毛做成条形或扇形的羽葆,风吹羽葆扬,与羽葆指向相反的方向即为风向。条形鸡毛与扇形羽葆的重量不同,古人分别称它们为五两、八两,使用时可因地制宜地选择。比如楚地风小,宜用五两;北方和沿海风力较大,宜用八两,等等。

除观测水平方向的风外,古人也观测自下而上或自上而下的旋风和方向混乱的乱风。风向不同,它的叫法也不同,例如,把自上而下吹的风叫“颞风”,也叫“焚轮风”,自下而上吹的风叫“飙风”,也叫“扶摇风”等,可见对风的观测已非常细致。

《左传》中还首次论述了“八风”(即八种风向),其内容与现代气象观测学中基本风向的定义是一致的。

世界上第一个给风定级的人,是

测风量雨

霍寿喜

我国唐代的李淳风。他官居太史令,集数学家、天文学家和气象学家于一身,公元645年所著的《乙巳占·候云法》,记载了测风环境、测风工具和测风办法,文中把风力分为八级:一级动叶,二级鸣条,三级摇枝,四级堕叶,五级折小枝,六级折大枝,七级折木飞砂石或伐木(折木),八级拔木树和根。这八个等级的风,再加上“无风”和“和风”(指温和,尘埃不起的风)两个等级,合为十级。这和现代气象观测学对风级的描述已经非常接近了,比英国的“蒲福风力等级”早了一千多年。

最早的测雨器记载见于南宋数学

家秦九韶所著的《数书九章》(1247年)。

该书第二章为“天时类”,收录了有关降水量计算的四个例子,分别是“天池测雨”“圆罍测雨”“峻积验雪”和“竹器验雪”。其中“天池测雨”所描述的“天池盆”已经和现代气象观测所使用的雨量筒非常接近了,而方法上则采取“平地得雨之数”来度量雨水,堪称世界上最早的雨量计算方法,为后来的“雨量测定”奠定了理论基础。

书中把“降雪”也纳入“降雨量”的范畴,只可惜,在降雪量测量方面,只实测降雪的厚度,并没进一步折算为降水量。

到了明清时期,测风量雨有了专属的场所——观象台,不仅有气象观测,还有天文观测。各地、州、县,也有观测任务,凡有灾异现象,特别是风灾、雨灾等气象灾害,都必须呈奏,诸如《晴雨录》《雨雪粮价》之类,各地官员也有大量的有关当地天气、气候及气象灾害的奏折。如今,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还珍藏着大量的古代有关天文地理、黄河水文、气象灾害方面的资料。

与现代测雨工具最接近的当数“乾隆测雨台”了,它以黄铜制造,为圆筒形,筒高一尺五寸,圆径七寸,置于测台之上,用于量雨,测台正面写有“测雨台”三个大字,旁边则写着“清乾隆庚寅五月造”的字样。

可爱的校园(组诗)

刘泽安

楼梯

叮叮咚咚 噼噼啪啪
每天谱了多少曲
谁都说不清楚
也没有多少同学数得清
楼梯多少步
爬了多少时间
只是踏上这厚实的板子
心也踏实了
上课了 楼梯也不唱歌了
静悄悄地陪伴我们上课
偶尔的一个插曲
是备课的老师
在准备下一节课
响声过后 又恢复了原来的模样
楼梯 连接着一间一间的教室
楼层之间 只有十三步的链接
不论叮叮咚咚 还是噼噼啪啪
每天学习的忙忙碌碌
承载的故事
就像是一节一节的楼梯小道
传递着 延续着
求知的梦想

长辫子

长长的辫子
可以搭在腰间 可以甩在脑后
摇摇摆摆 想象成一只小老虎
“啪”的一声 正好打在脸上
忘记了痛苦 只觉得心里痒痒的
说不出一种滋味 在心中萦绕
坐在长辫子的背后
有时忘记了 看黑板上的字
有时忘记了 老师的训话
有时 轻轻地扯一扯
不敢让长辫子给老师告状
看着 看着
忘记了自己是学生
一节课下来什么也没有记住
把眼睛再往前挪一点
避开长辫子
看着 黑板上的字
讲桌前 老师挥舞的影子
让长辫子 留在青春的记忆里
永不褪色

窗棂

有时 关得紧紧的
风儿也挤不进来
学习的气氛 如临大敌
有时 打开窗棂的插销
风儿 吹进来了
新鲜的 清新的
快乐的 青春悦读
炫酷的 郭敬明 韩寒等
尚有一些不知名的
扰乱了我们平静的心灵
关紧窗棂
关紧了我们放飞的视线
没有了远方的梦
夜晚睡觉也不入眠
风儿 也不会伴着入夜
打开窗棂
让它面对广阔的世界
我们寻找清凉
寻找青石板的小巷
自由的风儿
吹进我们的教室
爽透了 打开窗棂吧



芦花深处忆母亲

冯国平

芦花两岸雪,巴河一天秋。岁月如缤纷的落英,时光浩浩荡荡带我们走向远方,生活是一条向东的河流,再向东转一个弯,仍然在河床中流淌。

记忆深处,故乡河岸那片美丽的芦花似一道银色的光芒,一直闪烁在我的眼前,从来没有彻底凋谢过。

芦花在凋谢之前,父辈们会把芦花大把大把地捋下来,放在院子里的凉席或竹器上晒干,入冬前芦花则变成柔软而舒适的芦花枕头。

这些年,家乡那片芦苇相继被砍掉,种上了麻柳、桤木以及杨柳树。比起芦花,对童年的我更重要的是芦苇,那成片成片的芦苇。冬去春来,夏天和秋天总是漫长而快乐着。

许是人小,望不见芦花。我要仰起头颅才能看见花穗,要把芦苇用力拉下来,才能抚摸芦花像毛笔笔端一般的花蕊。我和小伙伴时常在芦苇丛中嬉戏,捉迷藏。一身水一身泥地在芦苇丛中钻进钻出,把一根根狗尾草摘下来打仗,还专门往头发上扔,是小伙伴们最开心的游戏。

有时会不小心踩破一窝的野鸭子蛋。不管是谁的错,我都会在伙伴的责骂声中嘤嘤哭泣。因为几个同伴中

我的年龄最小,他们玩的时候,我常常被孤立。

一次傍晚,夕阳已落下山去,天色渐渐暗下来。他们扔下我,边跑边喊“鬼来了”。那个初秋的傍晚,我没能追上他们,一个人独自在芦苇丛中迷失了回家的方向。

当山村的夜色一寸寸地漫进芦苇,夜色如水,我渐渐被淹没在这水色之中。关于芦花与鬼的故事,就在那个晚上扎进了我的童年。芦苇变成了鬼的双手,黑夜里眨着白光的芦花则是鬼的长发在秋风中乱舞,在眼前张牙舞爪地逞凶强势。

当下我不断安慰自己,他们说的是长在山坡坟冢里的芦花,而不是长在这水边的芦花。当远远传来母亲焦急的叫骂声时,在芦苇丛中吓得紧缩成一团的我,已不敢挪步。哭哑了的嗓子,亦不能回应母亲那一声声温暖的呼唤。

直到我看见一缕手电筒的光束和听到清脆而繁忙的脚步声,离我越来越近,仿佛千军万马朝我飞驰而来,提到嗓子眼的心终于落了下来,我变成了一株最低矮的芦花。当

母亲举起手中要惩罚我的竹条时,她那天鹅般的目光中却闪烁着泪花。

许多年后,当我能用一个一个的文字表达情感时,潜意识里有一种隐隐想要表达对芦花的愿望。我觉得自己依然是那株水边童年最低矮的芦花,卑微而自尊,孤独而遗世。

在我十岁时,母亲离开了我,也离开了那片长满水草和野鸭的芦苇地。后来,我在母亲的坟头栽上一丛芦苇。春天,芦苇开始复苏,嫩绿的叶片向四周扩散。经过一个夏天后,飘逸斜出,在秋风中瑟瑟,如雪如盖的芦花,美不胜收地覆盖了母亲的整个坟头,那仿佛是母亲四十二年未曾见面的一头白发啊?

芦花一溪水,淅沥秋欲老。哲人说,童年是我们能够追溯最远的起点,是我们一生回忆的基础。无论是观察的现象抑或是经历过的游戏,无一不带着复杂的意味。比如芦花,如那淑女恬静淡雅,飞舞中透着灵气,在阳光照射下闪烁着缤纷的色彩。芦花素洁、飘逸、高雅、超凡脱俗,柔顺中隐含着傲骨,以无穷的韧性醉倒了秋风。它总能暗喻我生命中强与弱的那一部分。

我爱春天争奇斗艳的花朵,但我更爱家乡的芦苇花,因为它让我回想起美好的童年,想起我曾经生活在那里的山山水水。母亲虽然离我远去,但母亲的音容笑貌、言行举止仍让我记忆犹新,我对母亲的愧疚与日俱增,思念之情,疼痛满怀。



你是我的榜样
你的自律
带你翻过座座高山
深深地敲打着我这个懒惰的人

你是我的治愈
你的温柔
流出一股滋养的温泉
细细地愈合我心里每一道伤口

你是我的好榜样

李莉

你是我的笑容
舒心而灿烂
我每天带在脸上
走出了那段阴暗的日子

我们相视一笑的瞬间
定格了多少汗水和艰辛
饱含的泪水中
留下满满幸福的写真